

爾雅疏十卷

（宋）邢昺撰 宋刻宋元明初遞修公文紙印本。框高二十一。

一釐米，寬十五釐米。每半葉十五行，行二十九至三十一字不等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邢昺（九三二——一〇一〇）字叔明。曹州濟陰（今山東曹縣西北）人。《宋史·邢昺傳》說他「太平興國初，舉五經，廷試日，召升殿講《師》、《比》二卦，又問以群經發題。太宗嘉其精博，擢九經及第，授大理評事，知泰州鹽城監，賜錢二十萬。昺以是監處楚、泰間，泰辟左而楚會要，鹽食爲急，請改隸楚州。從之。明年，召爲國子監丞，專講學之任。遷尚書博士，出知儀州，就轉國子博士，代還，賜緋，選爲諸王府侍講。雍熙中，遷水部員外郎，改司勳。端拱初，賜金紫，累遷金部郎中。真宗即位，改司勳郎中。俄知審刑院，以昺儒者不達刑章，命劉元吉同領其事。是冬，昺上表自陳夙侍講諷，遷右諫議大夫。咸平初，改國子祭酒。二年，始置翰林侍講學士，以昺爲之。受詔與杜鎬、舒雅、孫奭、李慕清、崔偓佺等校定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春秋傳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義疏。及成，並加階勳。」

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三「咸平校定七經疏義」條記載：「咸平三年（一〇〇〇）

三月癸巳，命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傳正義，又重定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正義。四年（一〇〇一）九月丁亥，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偓佺表上重定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傳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七經疏義，凡一百六十五卷。賜宴國子監。昺加一階，餘遷秩。十月九日，命摹印頒行，於是九經備矣。」說明《爾雅疏》的校刻，與其他六經一同始於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三月，歲事於四年九月，十月九日一同上版鐫梓。這是《爾雅疏》最早的刻本。

靖康之變，金人破汴，書籍及其版片被金人捆載北還，此乃書之一厄。高宗南渡，移都杭州，國事初定，乃重整經籍。《玉海》卷四十三載：「紹興九年（一一三九）九月七日，詔下諸郡，索國子監原頒善本，校對鏤板。十五年（一一四五）閏十一月，博士王之望請群經義疏未板者，令臨安府雕造。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）五月，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、三史舊監本刻板。」「由是經籍復全。」可知包括《爾雅疏》在內的群經義疏，在南宋初年又由國子監依據北宋監本重刻過。

此宋刻本雖不能輕言就是上述的國子監本，但它脫胎於上述監本是完全可能的。

《爾雅疏》本傳世者有三：一為蔣汝藻密韻樓舊藏，一為寶應劉啓瑞所藏三卷殘本，一為歸安陸心源皕宋樓舊藏，後歸日本靜嘉堂文庫。傳增湘先後見過上述三本，並已記入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。三本中惟陸氏自誇所藏是「咸平祖本」，但不可信。今據以影印的底本，乃當年蔣氏密韻樓舊物，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此書避諱極不嚴謹，北宋諸帝名諱無須細講，南宋高、孝二帝御名諱、嫌名諱，亦有避有不避。如卷二「惟慮願念靖慎思也」、「《詩》曰慎爾出話者」，卷三「斤斤重慎之察也」等句，「慎」字不缺筆。而卷四「《廣雅》云孫順也，許慎云從子從繫」、「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，可無慎乎」等句，「慎」字均缺末筆。這種有缺有不缺的避諱現象，可能是原刻避諱不嚴謹所致，也可能是原刻與補版時間不同造成的。但無論是何種原因，「慎」字出現缺筆，當可說明其刊刻或早於孝宗，或即刊刻於孝宗時。

此書刻工計有王恭、毛端、吳津、陳浩、方中呈、李仲、劉廷、張明、徐友山、張忠、俞聲、陳邦卿、徐榮、李祥等，這些刻工或為南宋中期人，或已是元朝人。考王恭為南宋中期杭州地區刻工，曾參與為紹興間吳興開版之《唐書》補版，又參與為兩浙東路茶鹽

司刊刻之《周禮疏》補板，還曾參與嚴州本《鉅鹿東觀集》、《新刊劍南詩稿》鐫板。可見他是南宋中期以杭州為陣地，而又活躍在越州、嚴州一帶的良工。李祥在紹興二十四年（一一五四）參與刊刻《備急總效方》，又參與刊刻杭州本《說文解字》，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）又參與刊刻紹興府主持的《春秋左傳正義》。上述二人出現在《爾雅疏》上，證明此書有可能刻在孝宗朝。

張元濟《涵芬樓燼餘書錄》謂「群經之疏，初均單行」。「今存者唯知臨清徐氏有《周易正義》、前吳門黃氏有《儀禮疏》及日本圖書寮有《尚書正義》、內藤氏有殘本《毛詩正義》，又身延山久遠寺有《禮記正義》數卷而已。《易疏》今歸余友傅沅叔，每半葉十五行，行二十六字。《尚書》每半葉十五行，行二十四字。《毛詩》十五行，行十二三四五字。《儀禮》十五行，行二十七字。是本（《爾雅疏》）每行字數二十九至三十一不等，視它本為多，而半葉十五行則同，蓋單疏本行數之通式也」。「印紙為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）公牘，多蕭山、山陰二縣之事，是必在杭州印造」。這是從整體上為宋代單疏本雕造所做的比較實際的結論。阮元《十三經註疏》中列有宋槧《爾雅疏》十

卷，謂「每葉三十行，每行三十字，或多少一字」即指此本。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